



07141

小萬卷齋文藁目錄

卷三十五 正官職

毛詩用韻脂微有通真文解

牛羊腓字解

周禮種之芒種解

仲春令會男女解

曲禮書名解

禮不妄說人解

樽節解

毋固獲解

小萬卷齋文藁

卷三 目錄

不竭人之忠解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解

自鄉而扱解

醯醬處內解

菱拜解

大夫士有樂無樂解

諸侯相遇解

祭天有尸解

天子之五官解

檀弓句讀解



小國二卿解

同律解

禘一禴一禘解

東田解

農乃登黍解

中庸先公解

越國鄙遠解

一鼓鐵解

小菑卷齋文彙

卷三

目錄

二

小萬卷齋文集卷三

涇 朱珩 蘭坡

毛詩用韻脂微有通真文解

古無所謂韻書也而通轉之分約略可考大抵以三百篇爲準如脂微齊佳灰五韻相通此一部也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相通此又一部也脂微似不得與真文通然庭燎之三章旂與晨輝韻采菽之次章泮水之首章旂皆與芹韻按說文旂从斤聲古音如芹觀左傳下陽之占旂亦與辰振韻可知也庭燎又韻輝者說文輝从火軍聲俗作輝古音如熏史記呂后本紀斷戚夫人手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一

足去眼輝耳此假輝爲熏以音同也故張衡西京賦彤庭輝輝璵珉璘彬輝與彬韻其从日之暉亦軍聲日本在上爲暈王問切或移日在旁遂爲暉徐氏鉉音許歸切高誘注淮南覽冥訓云暈讀連圍之圍而漢安平相孫根碑皇矣府君含德厚純抑抑珪質光容有暉暉仍與純韻也推之凡从軍从斤之字音韻皆通从軍者說文揮从手軍聲云奮也殆雙聲爲訓王粲詩送者盈水濱涕泣不可揮揮與濱韻是也緇从糸軍聲云緯也緯緇亦語之轉又揮从木軍聲讀若緯或如渾天之渾內則釋文揮音輝故玉篇爲呼歸切其讀渾則宜爲戶昆

切廣韻因之一字兩存攷工記攻皮之工有鞞墨子節
用中篇作鞞鞞从貴聲貴在味部卽微之去聲从韋與
从革之字往往通用耳从斤者尤多文王世子大昕鼓
微釋文昕音欣又引說文讀若希樂記天地訢合釋文
云訢依注音僖一讀依字音欣左傳曹公子欣時漢書
古今人表作郗時郗从希聲故墨子耕柱篇譬若築牆
然能欣者欣卽呂氏春秋不屈篇所云操表掇以善睇
望也是欣與睇同見王氏懷祖讀書雜誌說文土部垠
字云地垠罍也从土見聲重文爲圻則垠罍亦可作圻
罍廣韻垠語巾切圻爲王圻之圻卽王畿字周禮故書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二

畿爲近易釋文於屯君子幾云幾子夏作近中孚月幾
望云幾京作近足徵其音之合矣垠又假借作沂沂爲
魚衣切少儀則車不雕幾注釋幾爲沂鄂與垠罍通文
選答賓戲漢良受書於郟垠漢書敘傳垠作沂是沂卽
垠也衛風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釋文頤其機反說文頤
从頁斤聲讀又若鬢鄭注考工記云頤讀如懇檀弓頤
乎其至釋文頤音懇又音畿皆兩音並用故碩人以頤
韻衣或頤入微韻或衣讀如殷皆可衣之爲殷者中庸
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
殷之冑與白虎通曰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蓋以聲得

義呂氏春秋殷皆作鄣故曰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親
鄣如夏親鄣者親殷也高誘云鄣讀如衣今兗州人謂
殷氏曰衣是也且殷本从身當亦聲身从反身音又於
機切也外此若無將之首章底與塵韻宋儒以爲底與
痕同當爲瘖失之維清篇舊讀典字句絕然下文成與
禎韻何上二句無韻當以文王之典肇禋六字爲句禋
从堽得聲堽本从西得聲與熙爲韻洪範鯀陞洪水蔡
邕石經陞作伊廣雅釋水伊因也此亦義存乎聲伊因
同聲陞因亦同聲故陞或借爲伊耳因是而求墓門之
有鴉萃止歌以訊之訊與萃韻說文訊字古文从西作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三

訶西蓋亦聲或據韓詩訊作諄然雨無正之憺憺日瘁
莫肯用訊訊固與瘁韻矣生民之履帝武敏歆朱子讀
敏字斷句上韻祀子與甫田之農夫克敏韻止子喜者
正同大雅末篇之彼疏斯裨胡不自替職兄斯引集傳
以爲叶韻未詳顧引敏同部引之可叶與生民甫田之
敏何異哉若夫元寒刪先原與真文無別新臺之籊籊
不鮮與泚瀾韻小雅谷風之思我小怨與鬼萎韻又說
文齊人謂靄爲靄讀若云詩曰嘽嘽焯焯如靄如靄靄
正作云音也況有可旁證者說文威姑也引漢律婦告
威姑威姑蓋卽爾雅之君姑君威合韻惠半農曰古威

與震通見詩長發鄭箋易革卦上六象辭君協蔚其音若威采芑卒章威協狝其音若君是威與君古音同矣故說文君字从艸君聲而云讀若威君字从穴君聲字林亦音巨畏反君字从艸尹聲而爾雅釋文云郭音猶羊垂反謝私尹反旒字从扌遂聲宜徐醉切而說文又云全羽以爲允允旒亦雙聲疊韻也詩仲允膳夫漢書古今人表作膳夫中術術卽遂字周禮邕人共其饗鬯先鄭破豐爲徽蓋徽讀爲熏也漢書地理志壤墳應劭讀墳爲肥墳肥聲之轉又功臣侯表有申都史記作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申司亦音相近也若斯之類不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四

可枚舉是故說文君幘二字本从巾或从衣作袞禪皆以聲轉致形轉廣韻於寅黃二字六脂收之十七眞又收之斬折二字七之八微收之二十一欣又收之彼此互勘而通韻之故明矣總之古今之音不同而南北又異緩急輕重隨之而變不知者乃欲執後人之部分以定古人之音韻夫何怪其齟齬而不能合也與

頃見仁和趙徵君坦春秋異文箋曰公羊僖元年經邢遷於陳儀釋文陳儀左氏作夷儀案廣韻夷字在六脂陳字在十七眞古音脂眞不同部古方音脂眞二韻多通轉故哀十年經薛伯夷卒公羊作薛伯寅

卒寅爲眞部字而公羊假寅爲夷是眞韻固通脂韻
矣孝經開宗明義章釋文厶古夷字而經典文字辨
證書云說文以厶爲古文仁字漢書有司馬厶音夷
仁夷聲轉卽陳夷聲轉之例也又考張平子賦思百
憂以自疹正用詩無思百憂祇自底兮蓋脂爲眞之
陰聲故从厶之字可變而从厶廣韻十六軫有眡字
訓告也類篇以爲卽曲禮眡於鬼神之眡或引作眡
亦作眡若然眡可以通眡讀之忍反則底亦可以通
疹讀之鄰反又何疑焉此說與余解不謀而合又引
王西莊尙書後案曰般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蔡邕石經震作祗而祗與振又每通用皋陶謨日嚴
祗敬六德無逸治民祗懼史記皆作振禮內則祗見
孺子鄭注祗或作振盧抱經鍾山札記曰觀今眞文
韻中之字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純
亦可讀緇非必紂字之誤辰亦可讀祁詩其祁孔有鄭云祁
當作震史記正義敘諡法治典不殺曰祁獨斷祁一
作震蘇明允諡法作震又作軍賁亦可讀祕芹亦可通斬此類甚
多以上諸證皆同癸巳三月再識

牛羊腓字解

生民詩三章誕寅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毛傳腓辟字愛

也鄭箋但云置后稷於牛羊之徑而未釋腓字釋文腓避也正義曰嬰兒未有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史記周本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與毛傳同自後莫敢作他議顧念隘巷非必爲牛羊之圈牛羊無有意踐人之事行過不踐或偶未踐及何得云愛又何足爲異故正義亦云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徧觀近代說詩諸家獨錢氏飲光田間詩學云腓芘也喜合己意而不明腓之爲芘何據終未晰案說文腓脛臄也此腓字其爲假借無疑詩中腓凡三見四月篇百卉具腓腓爲痲之假借非此處義勿論采薇篇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毛傳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六

亦云腓辟也云避患者乃王肅述毛非毛語鄭箋云腓當作芘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成役之所芘倚芘蓋庇之轉借箋意殆申毛而非易毛腓之爲芘已見於小雅故大雅不複言其同可知鄭旣可以芘借庇或者毛亦以辟借庇古字多以聲借芘庇音同辟庇亦音同不必辟定爲避也傳文質略後人每誤揣茲本鄭箋固非凡造說文庇蔭也表記注及考工記輪人注竝云庇覆也覆亦蔭也左氏文十七年正義引爾雅舍人注庇蔽也蔽亦覆蔭也錢氏於采薇引何氏楷云腓卽扉字說文扉隱也言戎士藉是車以自隱蔽也扉之爲隱蔽與

庇之爲覆蔽義同是作𠄎原無異作𠄎特陳氏祥道云
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𠄎
以之疏箋義最確夫有所𠄎者卽有所蔽也故𠄎庇義
俱可而此𠄎字則於覆庇義尤當字者與孳通說文字
乳也言孳乳而寢多也然則𠄎字者當謂牛羊覆庇而
乳字之斯之爲愛正與下文烏覆翼之相類烏不能乳
故專稱覆翼牛羊能覆庇又能乳字故必兼言若僅避
而不踐將餓斃或凍斃矣左傳紀楚令尹子文初生棄
諸夢中虎乳之遂名穀於菟虎最殘虐之物去牛羊遠
甚子文之去后稷又遠甚虎可乳子文豈牛羊不可乳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七

后稷錢氏別引鄒氏忠允說如齊頃公之棄也野狸嫗
之卒有齊國昆莫之棄也野烏銜肉飼之卒王烏孫橐
東明棄溷而豕嘔之棄廐而馬噓之卒王扶餘足爲此
處左證皆非但不踐而已惟錢氏復於後加按語云𠄎
隨足而動足不忍踐是以足愛護之也與前說殊矛盾
顧氏虞東亦云采薇注以𠄎爲足隨動動足避之所以
明愛不必改訓爲𠄎蓋不從朱子集傳采薇篇之遵鄭
箋而轉據其兼采程子語於此處亦用𠄎之本義遂致
牽强大率昧於假借之理耳且毛傳得者固多然豈竟
無一可稍違必執言漢儒去古近則齊魯韓尙在毛前

今所存異毛者不少阮雲臺相國謂經傳詞氣雖毛鄭之精猶有誤解何況其餘言甚臆卽如本章三誕字不當訓大說文誕晉誕也段氏茂堂謂三字有誤釋詁毛傳竝云誕大也竊疑說文本作誕詞也大乃別一義詞者語詞也或以誕爲詞之大蓋從夸誕義而引伸之誕訓大而實爲發聲猶之不訓大而亦爲發聲也誕又通但皆虛用後人習見但罕聞其本訓之爲但謁而於誕反是不知誕實之誕宜作語詞集傳正如此王氏伯申經傳釋詞以生民一篇諸誕字統爲發語詞書大誥君奭多方之誕亦然說者用爾雅誕大也之訓則詰籀爲小萬卷齋文藁

卷三

八

病余謂世儒動駁集傳試思正義於三誕實竝云是可美大矣揆之文義不迂滯否此固人所共見理貴求其是因論腓字而并箸焉

周禮種之芒種解

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芒種稻麥也後鄭無釋案說文麥芒穀也稻亦有芒而不言芒惟穰字云芒粟也穰蓋稻之別種然麥宜高原與稻須浸水者異且麥備四時之氣夏小正九月榮鞠樹麥逮次歲四五月間始登場固非近水之處可以速孰澤者水之鍾也其不可以種麥明矣余謂稻人所言楊氏慎丹鉛

續錄以爲注者不知其解實卽後世之葑田也葑田莫著於宋陳氏夬元王氏楨兩農書陳氏言地勢之宜曰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爲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隨水高下自不滄浸周禮所稱是也王氏有架田圖云架猶筏也亦名葑田集韻葑菰根也葑一作澍江東有葑田淮南二廣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此由菰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便可耕種也陳氏又云芒種有二義鄭謂有芒之種若今黃糝穀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立夏小滿至芒種節則大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九

水已過然後以黃糝穀種之於湖田是有芒之種與芒種二義可竝用黃糝穀自初種以至收刈不過六七十日可以避水溢之患據說文稔疾孰也重文爲糝詩七月作糝周禮內宰作稔鄭注後種先孰曰稔正與陳氏言六七十日合段氏於稔之疾孰謂凡穀有如此者而穧下注亦引稻人芒種戴氏六書故謂凡穀皆有穧與段相符然則黃糝穀殆卽穧與唐書地理志揚州土貢黃糝米揚州正水鄉也其葑田所出與丹鉛錄又言王氏謂葑田卽周禮澤草芒種初未有据後讀郭璞江賦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夫賦江而曰芒種嘉蔬

曰匪藝曰自然非葑田而何特葑田亦不得全無人功
乃因其力省而獲速較便於陸田之耕作芸耨遂如未
嘗樹藝者然耳余觀賦上文因歧成渚觸澗開渠激壑
生浦區別作湖磴之以潔瀼瀼之以尾閭皆營畫葑田
之法繼云標之以翠蔚泛之以遊菰李善注菰菰蔣也
浮於水上故曰遊卽所謂附葑泥而種也且注引曲禮
稻曰嘉蔬原不兼麥鄭注稻菰蔬之屬則似并及菰菰
本有米可食澤中自生無煩種植更合自然之語矣由
此而言葑田直自周以來累代有之璞係晉人去東漢
不遠賦之歷歷如是但其地俱屬南方意者二鄭並北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十

人故不知耶得此證可以補注疏之所未備焉今葑田
漸廢頗爲罕見惟我邑尙有若干畝名曰浮田每用小
舫載種而往刈禾而歸惟地甚隘末從廣其利年來江
患時告或山水暴漲圩埂一破盡成澤國尙因湖河隈
隩之處仿照舊法卽圍田被決後亦可行之庶幾稍有
裨歟歲民食矣夫

仲春令會男女解

昏姻之行始於九月而以仲春爲盡期此定論也周官
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人多疑
之惟鄭君主以說詩陳風東門之楊箋云失仲春之時

而毛傳則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蓋毛公受業荀卿故祖其說今本荀子大略篇霜降逆女冰泮殺內下卽及十日一御楊倬注因欲倒其文爲冰泮逆女霜降殺內內謂妾御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案殺內原作殺止盧氏召弓云十日一御不必連冰泮言楊注非此說是也考韓詩外傳中多與荀子同者二語正作殺止詩孔疏周禮賈疏所引皆然孔疏又引董仲舒曰古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亦本荀子是殺內爲殺止之譌明甚特是殺者何言滅殺也旣言殺而又言止殊爲不詞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七

於此與荀韓所謂殺止者符合然家語未嘗言昏禮止於此也自後儒誤會又援匏葉詩迨冰未泮之語月令東風解凍爲正月節遂謂冰泮卽不行昏禮無待仲春求合於毛之專言秋冬而駁鄭不知毛舉其正鄭要其終荀韓之殺止乃殺禮也詩相鼠人而無儀人而無禮人而無止儀禮也止亦禮也若以止爲止訖之止則人而無止豈復可通小雅國雖靡止箋及廣雅釋言皆訓止爲禮班固幽通賦姜本支乎三趾說文以止爲趾趾卽止也止卽禮也蓋本之虞書伯夷典三禮伯夷之後爲齊姜姓故云姜本支乎三趾也且卽荀子言之本篇

下引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不苟篇見由則恭而止注竝云止禮也荀子以止爲禮旣屢見則殺止之止當爲禮無疑由斯以觀媒氏奔者不禁自宜如奔則爲妾之奔非淫奔也所謂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是何也殺其禮乃以通其變卽殺止之謂也鄭君云權許之此鄭之失也大司徒之荒政曰昏禮曰多昏司農注昏禮以掌客職凶荒殺禮爲證多昏謂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鄭君以下殺哀爲省凶禮青禮爲殺吉禮殺吉禮其該昏禮可知正義曰昏禮六并有元纁束帛凶荒不可備行此禮使有女之家得減口數有男之家易得其

妻故娶昏者多也但荒政統言之不論何月可殺平時祇在仲春男子年三十女子年二十時當嫁娶而其家或本貧或有禍變札喪勢難備六禮已屆盡期許其減殺官爲之令又無不備禮之嫌則人皆樂從昏者必多夏小正於二月綏多士女周之政猶夏之政也先王爲此制實與荒政相表裏將使天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而淫辟之辜藉消弭於無形所關乎風俗人心殆非淺鮮如是而奔者不禁語原無弊并荀韓毛鄭俱不窒礙否則毛主席而標梅傳亦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何耶或曰詩何以言迨冰未泮也曰詩明言歸娶

固不必如鄭箋以爲請期然此正欲其先時戒具備禮
以行母至期盡而滅殺耳白虎通嫁娶篇言春者天地
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下引詩此語與周官
夏小正竝舉足徵其義之相通矣或曰令會男女會當
爲會計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凡
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至是而會計其數如所說則會
計卽屬媒氏自爲之何令之有會仍當作會合解管子
幼官篇春三朞十二始朞合男女始朞在清明之後正
周官之仲春也合男女正周官之會男女也會之爲言
合也而昧者以爲聚會恐致類於苗人跳月之俗更奚
小萬卷齋文藁

卷三

三

庸辨哉又下文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無故與內
則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爲反對謂非有故而男過三十
女過二十當此期盡不用殺禮之令至踰仲春依然不
娶不嫁者則有罰也鄭氏鶚訓若爲及連上奔者不禁
一氣貫下亦不免強爲之辭果係淫奔雖禁之且不能
遽遏抑豈一罰遂可追罪將置奔者不問而反專罰其
不禁之家長乎事既不近情理何以立法況揆之文義
尤不合總由未明夫殺止之爲殺禮紛紛滋議終歸無
當至杜氏通典載晉束皙之論謂隨時皆可昏嫁不須
限制後世行之要不足以準三代之禮也然則昏姻時

月固應以霜降始起逮仲春期盡而禮從減殺者爲斷
無庸因此疑周官獨止之爲禮曩來人未道及聊紀蒙
識云爾

曲禮書名解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鄭注此上三句
可以安民說曲禮者美之云耳案釋文此曲禮者儀禮
之舊名委曲說禮之事孔疏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
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壽考惟
祺介爾景福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據此則
毋不敬三語乃儀禮之逸文故儀禮篇首賈疏云儀禮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十四

一名曲禮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曲猶事也
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
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可知曲禮卽儀禮
近人因禮記摘篇首曲禮二字名篇遂以禮記爲曲禮
是開卷曲禮曰三字卽失其解將曰字抹卻矣又釋文
序錄云古禮經五十六篇后蒼傳十七篇說數萬言號
曰后蒼曲臺記蓋在曲臺校書箸記因以爲名此與曲
禮之名義各異然亦屬儀禮言之非今之禮記也

禮不妄說人解

禮不妄說人鄭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道則不

說也引論語解此甚晰孔疏乃云禮動不虛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案如疏說是所謂口惠而實不至者非妄說之謂且何得云近於佞媚耶疏皆墨守注意此獨別爲解殊失鄭指明人顧氏大韶炳燭齋隨筆又以此句與下不辭費對言謂禮之所無不妄費以媚說於人禮之所有不惜費而辭謝於人義似新而上句旣添出費字以就已說下句亦文義未穩皆非也

擗節解

曲禮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案說文無擗字竹汀

小菴卷齊文彙

卷三

五

錢氏云擗當爲勦說文勦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擗屈仲尼篇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其義皆與擗同鄭注擗猶趨也茂堂段氏云趨同趣疾也當音促非趨走之趨余謂樂記衛音趨數煩志鄭注趨數當讀爲促速是趨與促通促亦通蹙士相見禮其容蹙鄭注蹙爲促恭慤貌也廣韻擗挫趨也集韻擗挫也挫與促音相近挫與減義相近此與恭敬退讓爲一例卽荀子所謂縛屈是已荀子之縛據說文云葦豬中女子無絺以帛爲脛空用絮補核名曰縛衣急就篇曰禪衣蔽膝布毋縛其作傳者說文人部云聚也卽口部之噂詩之噂沓一作傳

沓然則縛與傳皆非正字當是劓之同音假借而今字作搏者蓋隸變也陳氏滸集說搏裁抑也裁抑卽減之義樂記曰禮主其減疏以爲減省與說文劓之訓減合而說者遂以爲儉約儉約雖與裁抑義可通但儉自在平時非明禮之時且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不專尙儉也荀子兩文皆承恭敬而言不得作儉約解若孔疏言恆趨於法度從趨字本訓蓋誤會鄭意而段氏釋促爲疾殆亦不然矣

毋固獲解

毋固獲注云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鄭增釋獲字之義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六

而意則謂專之而爭取也孔疏誤會其旨以爲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獲之言得旣云獨得已有獲之義又云及爭取是分爲兩事記何以不言毋固毋獲耶觀下引盧植云固獲取之爲其不廉也明係固獲二字遞下非平列矣

不竭人之忠解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鄭注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疏云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而以衣服比飲食爲難必關忠誠籌度故名忠以此釋忠字取義似迂竊意飲食衣服皆該在歡字內而忠則謂謀議之事論

語爲人謀而不忠乎卽此忠字凡謀事有所邀求必一盡如我意恐多則生厭故不竭以全交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解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注云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爲來故案客字承上文而言注以爲講問之客疏云主人跪正席者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也然在客固當執弟子之禮若率爾先舉近於不遜此似卽指所講說之事蓋客不定自遠來非必作寒暄語也如賓牟賈侍坐孔子與之言及樂賈非弟子亦孔子先問惟旣已論說問或更端固自不嫌耳至弟子常事小萬卷齋文彙卷三

七

師隨時啟問無主客之禮故孔子閒居而子夏不妨先問也

自鄉而扱解

曲禮以箕自鄉而扱之鄭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釋文扱斂也孔疏扱斂取也案說文扱收也斂正收之義故鄭以爲收但讀如吸則當爲許及切與說文楚洽切義同而音微異廣韻吸同翕亦收斂之意諸家說實一貫耳詩大東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箕爲簸揚之器其用在舌星象似之毛傳翕合也合卽收斂之義正義云言合者以天星衆也似失毛意鄭箋易毛訓翕爲引特言

星之形而毛言箕之用毛義爲長然則詩之所謂翕卽禮之所謂扱也若呂氏大臨謂扱讀如儀禮尸扱以柶祭羊剝之扱然彼乃以扱爲插之假借字雖同讀楚洽切其義實別如詩薄言禴之毛傳扱衽曰禴禮問喪扱上衽數扱字皆與插通此處之扱固宜用說文本義呂說非故陳氏集說亦駁之也

醢醬處內解

曲禮醢醬處內釋文出醢字云徐音海本又作醢呼兮反蓋正義本作醢醬釋文本則作醢醬也案鄭注近醢醬者食之主下釋葱淥處末又云處醢醬之左注中二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六

醢字陸所據本當亦俱是醢字否則經作醢而注作醢兩不相應陸氏不應不知也孔疏乃云醢之與醬兩物各別醢醬則共爲一物而以一物爲勝據說文醬醢也醢肉醬也廣雅釋器醬醢也醢醬也直互相訓然則醢卽醬矣惟內則醢醬與卵醬芥醬竝言特因醢皆用肉而芥非肉卵爲魚子亦非肉不能不蒙醬之名故異其文耳若醢則說文云醢酸也酸酢也廣雅醢酢也論語皇疏醢酢酒也是醢爲酒之酸酢者與醬別矣至醬亦用醢周禮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醬之物鄭注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故膳夫職醬用百有二十甕

注云醬醢醢也醢六十饗醢物六十饗儀禮聘禮注醢
穀陽也醢肉陰也遂舉醢醢而兼統之於醬但觀爾雅
肉謂之醢李注以肉作醬曰以作醬是成醬而名之曰
醢非二物也鄭注昏禮及公食大夫禮之醢醬竝言以
醢和醬昏禮疏云鄭知以醢和醬者得醢者無醬得醬
者無醢若和之則夫妻皆有是以知以醢和醬也曰以
和醬是醢本非醬特和之也何得轉以醢醬爲一物而
醢與醬爲兩物乎若疏依昏禮及公食大夫禮醬在右
醢在左而謂此醢醬處內亦當醬在右醢在左考昏禮
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又設對醬於東菹醢在其南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九

此菹醢卽醢人所稱韭菹菁菹茆菹芹菹落菹荀
菹等皆草屬與醢爲肉醬異足知設醬之醬正謂醢也
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六豆者韭
菹醢醢賈疏醢醢有醢者醢人
鄭注云醢肉汁也非卽醢昌本麋麇菁菹鹿麇
亦皆非醢疏蓋誤據之且如所說醬在右醢在左則又
仍以醢醬爲二物也殊爲矛盾矣

菱拜解

曲禮爲其拜而菱拜鄭注菱則失儀節菱猶詐也孔疏
則曰菱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
容疏宜申注此乃自立義而以注爲別一說似未歎於

鄭者不知夔挫雖同聲而挫下復綴拜字似不辭釋文
夔盧本作蹲蹲當是擗之借字廣韻擗挫趨也戰國策
伏軾擗銜注擗挫也卽孔疏夔挫也之義公羊僖三十
三年傳何休注云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而如古通正引此
文是漢時本有無下拜字亦不作夔者今說文無夔字
新附中作夔从夂丕聲此徐鉉所增不足據惟玉篇夂
部夔子對子臥二切拜失容也又詐也亦作夔當卽本
鄭注爲說經典旣他無可證義終未析竊疑夔爲錯之
假借夔錯音相近也易離卦履錯然敬之无咎王弼注
錯然警慎之貌曰警慎卽敬之義何又云敬之无咎王

小菒卷齋文彙

卷三

三

說非也釋文錯馬七路反李氏集解載荀爽注火性炎
上故初欲履錯於二明何氏楷古周易訂詁釋之引詩

傳云東西爲交

卽透字

邪行爲錯

造爲本字

邪行則所履紛錯

未得其當惡能免咎故象辭曰以辟咎也可爲此處注

腳又尙書孔序錯亂磨滅是錯爲亂也集韻錯乖也意

謂介冑在身行禮不便恐有乖亂故鄭注以爲夔則失

儀節也鄭之云猶詐未詳意凡人當大廷行禮之地偶

致乖亂未嘗不自有掩覆之意似近於詐故鄭不直訓

爲詐而謂爲猶詐與

大夫士有樂無樂解

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疏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互文耳但上文歲凶士飲酒不樂鄭注亦但云去琴瑟是不以士爲有縣矣疏又云此不命之士爾若命士則特縣也下乃引熊氏云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君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也案熊說非是左傳衆仲論羽數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是舞佾士亦有之周禮舞師樂師之教舞皆爲祭祀惟旄舞用於辟雝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三

籥師及司干兼及賓饗辟雖大饗之事非士所有則士之舞佾舍祭祀他無所用何得云無祭祀之樂況事以祭祀爲重而轉用以娛身無是理也觀周禮小胥鄭注云鍾磬者編縣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則是天子諸侯之大夫士皆不得謂無樂而鄭從題辭義大夫士無樂者疑天子之大夫士本皆有樂或士亦須命士蒙賜者始有之故杜注左傳云士有功德賜樂與此疏命士則特縣義合若諸侯之國

或命卿本當有樂下此雖大夫亦必君賜始有而士可知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魏絳爲下大夫

明前此本無樂矣儀禮鄉飲酒禮大

師則爲之洗疏云天子諸侯有常官大夫則無常官若君賜之樂并樂人與之則亦謂之大師此君賜樂之證也特牲饋食禮鄭注謂是諸侯之士非天子之士少牢饋食禮鄭注謂是諸侯之大夫非天子之大夫不必皆蒙君賜樂則第記其常制而言樂之文不具可也至鄉飲酒禮本屬諸侯之大夫而得有樂者蓋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兼有五物詢衆庶行射之禮事繫於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三

君典禮尤重固與特牲少牢但爲一家之私祀者異記所以詳言樂節然鄭注磬階閒縮雷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是猶有降殺矣審是知熊氏所引大夫士無樂之說殆指君未賜者言故與小胥鄭注不合不得曲爲之解而以爲獨無祭祀之樂也

諸侯相遇解

樂人與文與衣與之大師也晉與樂之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明與諸侯見天子之遇不同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於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正此禮也彼處孔疏云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而引杜氏釋例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

劉氏因周禮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此說是也又昭
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於野井公羊傳以人爲蓄以髀爲
席以鞞爲几以遇禮相見鄭氏注曲禮於上節朝覲下
引此事而云取易略也孔疏遂謂宗依朝遇依覲其禮
有難易繁省之殊案周禮大行人言六服之朝鄭注云
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
或覲秋或遇冬賈疏曰假令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
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其餘服皆然夫先王建國
親侯以公天下爲心旣同爲一方之諸侯而謂偏屬西
北者禮獨易略不得與東南竝無是理也此處鄭注云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三

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
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特因春秋異時取義而異其
地則有之若禮儀總當相似據賈疏引鄭答志云朝覲
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是鄭不以朝覲分繁省可知
然則齊侯唁公以遇禮鄭何以引之余謂鄭引此事本
以證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其文當在此節及至也之
下乃後人誤竄入上節注內遂不可通否則以諸侯之
相遇認爲諸侯見天子之冬遇鄭必不然矣卽下句相
見於卻地曰會與諸侯見天子之時見曰會亦不同時
見曰會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爲壇於國之外合諸侯

而發禁命事焉此則卽春秋時列國之相會是也鄭注
卻間也卻卽隙謂間隙之隙其地或在竟上或在他國
隨處有之故曰卻地卻是言其地非言其禮也孔疏以
爲其禮間暇亦失之儀禮時其難筵貢云貢紅出筵其
祭天有尸解吳曰卽皆謂自晉於及不禮一歲文也
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而左氏說晉祀夏郊
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
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祀延帝尸從左氏之說案帝
尸當謂配天之帝董伯夏裔也故夏郊以爲尸舜以堯
配天故丹朱爲尸未必以人象爲天皇上帝之形是左

小萬卷齋文藁

卷三

雷

氏說仍與公羊說不相背也若詩疏引石渠論周公祭
天太公爲尸尸多同姓爲之而太公非同姓者疑周公
攝政祭天爲告祭非南郊之典故異歟至乃之始案

天子之五官解

夏禮云饗人肆校思代米爲尸豨祭天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下文五官致
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皆謂自司徒以下無一處文法
兩歧之理鄭注以此爲殷制其釋致貢云貢功也致其
歲終之功於王而引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
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者明周制屬太宰
與殷異也孔疏乃先立說云五官卽前自后以下之五

官后一天官二地官三六府四六工五及釋注義則又自駁前說而仍屬司徒以下下釋五官之長亦同殊爲自相矛盾非疏家體也至熊氏以爲五等諸侯則疏非之是矣

檀弓句讀解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孔疏以子手弓而可手弓七字爲一句釋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所解殊爲迂曲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三

下又引家語弃疾曰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云云以爲分句異義亦別附之以廣聞見余案鄭注言商陽仁不忍傷人故雖已及奔者弓尙在韞弃疾促之始執弓在手又促之射始斃一人而仍韞其弓比再及弃疾又促之復射二人一時情事如繪家語於手弓上增商陽二字極爲明晰疏旣引之不知何以不從而轉自爲此膠轕之論觀山井鼎考文引古本可下有也字則亦以孔疏斷句爲非矣

小國二卿解

禮記王制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

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小國之卿分而爲三下乃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一篇之中兩不相應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諸儒就文衍訓他無可解故不得不用後義實則畿內何得專舉小國經所未言鄭君於經本文不遽改益其慎也其附存或說原不以爲可從案周禮太宰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參三卿也伍大夫也殷衆也卽上士也統邦國言之未嘗爲三等之差此處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亦三等皆同不應於卿獨否古者公侯伯子男之禮遞降一等若小國旣僅二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美

卿又皆命於其君是較次國降二等矣左氏成二年傳晉鞏朔獻齊捷於周王曰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知入朝必王命之卿君所自命者不與焉小國子男也子男與公侯伯皆專達天子異於附庸倘無命卿何以共朝貢之事觀大司馬制軍之法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正小國有王命之卿之證也正義又云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亦非也記後文明言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次國之卿自當再命一命不同於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可知若然則大國之卿皆命於

天子次國有二卿命於天子豈非再命者可受王命耶推之卽小國之卿一命亦可以上卿受王命抑或宜如周制小國上卿再命何也記言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大國之下卿再命則小國之上卿亦當再命也僖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卒受下卿之禮而還齊本次國桓以匡王之功已同大國故雖祇言二守而仲受下卿卽大國之下卿命於天子矣且春秋時三命再命不必盡出自王往往其君自命之惟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杜注太傅孤卿正義云周禮公之

小萬卷齊文彙

卷三

七

孤四命鄭衆言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晉爲霸主亦置孤卿故卿有四命而必請於王始得置外此若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卿不聞有王命也魯則昭十二年傳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子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昭子曰若不廢君命則固有箸矣不言不廢王命也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以下皆再命之服是賜自鄰國之君并不必本國也或者本有命而如其命以賜之服獨襄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

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杜預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蓋請之於王成二年公會晉師於上鄭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以下皆一命之服杜亦謂三帥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是因其有路而別之與他處注異然傳並未言請於王凡此者殆春秋時之僭越原非禮制但記於次國小國已有命於其君之文然則君自命之本無不可魯晉侯爵鄭伯爵周制公之卿三命侯伯如之疑當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分而諸國自命其卿爲三命則已過至小國如邾莒許宿等其卿之命不見於傳故無以審之耳由是以

小菴卷齋文彙

卷三

三

觀大國三卿當上中二卿三命下卿再命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當上中二卿再命命於天子下卿一命命於其君小國三卿當上卿再命命於天子中下二卿一命命於其君王制所紀多戾周官不獨卿之命數正義以爲夏殷之制或漢博士約爲其制非周亦非夏殷固不可強合而此處前後互殊無此理竊謂應以鄭君誤脫之語爲定

同律解

王制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鄭注同陰律也正義曰鄭以先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

之下引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爲證固疏家體也
至云不以陽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
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此又非鄭義而強爲
之說殊非是毋論漢以前無四聲之分且經典總言陰
陽二字皆平何亦陰先於陽殆不可通矣按尙書同律
度量衡鄭注亦以同律平列而釋文引馬注云律法也
此處下有禮樂字若謂律呂則已該於樂字內不應轉
以同律冠禮樂之上連下爲句也故同字仍當作齊同
之同鄭君旣稱先儒是說在鄭以前矣律謂法律當從
尙書馬注義較優同律句絕下文言諸侯之朝曰考禮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完

正刑似正刑可與同律相發若以上命典禮是禮官爲
疑則呂刑有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言固可通也
禘一植一禘解

王制諸侯禘植禘一植一禘嘗禘烝禘正義云禘一植
一禘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惟植一
禘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禘前與
禘在植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如其說是禘一爲句
植一禘爲句殊覺不辭解亦迂滯案此處統言天子諸
侯之時祭植卽特也禘乃合祭之名天子之禘每歲皆
禘諸侯之禘一歲植一歲禘鄭注所謂下天子也蓋禘

字斷句一禴一禴自爲句文義甚明陸氏佃曰時祭唯
禴禴各於其廟祀之夏禘秋嘗冬烝三昭三穆皆升合
食於祖廟所謂三年大禘與此異彼禴之大者也陳氏
祥道曰天子春禴而三時皆禴諸侯亦春禴而秋冬皆
禴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禴而已二說爲是疏又引
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禴則不禘若禘則不禴以亦認禘
禴皆大祭而誤至上言禴禴此言禴禴正因下句禘一
禴一禴祭名在上而禴嘗烝俱從之自是文法應爾疏
乃云諸侯降於天子故禴在禴上豈二字之顛倒遂足
爲等差耶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三

東田解

王制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注孔
疏俱未釋東田陳氏澹集說祇引方氏嚴氏以詩南東
其畝爲訓案井田之制或南其畝或東其畝縱橫相錯
所以限戎馬之直馳南與東不應獨遺其一經典中偶
言南畝如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是也舉偏以見則
有之而非卽以田爲南田他處更無單言東畝者左氏
成二年傳晉卻克欲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而齊人不
從後代詩稱東菑因書東作而云然然亦曰西疇隨意
遣詞不足據是信南山之詩本與此無涉近人或謂漢

都長安在西關以外皆東故曰東田攷漢書食貨志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文選西都賦東郊有通溝大漕第紀轉運之法未聞其言東田也况雍州之地張良以爲沃野千里西都賦亦云提封五萬原隰龍鱗皆田也豈不可以較古今畝數之差乃待遠徵諸關外蓋強求之而失其指矣然則記何以言東田竊意東田者耜田也白虎通耕桑篇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與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不同疑出古逸禮下引曾子問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今小戴記劉向所校曾子問篇內無此文孟堅當日之本或與劉異如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三

班說是周時已有東田之稱又公羊桓十四年傳御廩災何邵公注天子親耕東田千畝尤漢世東田屬耜田之證記以東田爲準者鄭君謂六國時多變亂法度且自秦開阡陌而後兼并隱占其弊紛雜尺度既有長短卽頃畝遂有寬狹民間之田萬不能畫一難以勘今之畝步視古若何耜田則天子親耕規方而設其禁界域分明莫得舛紊以較畝步方確鑿可憑猶之今人獲古器須以工部營造尺度之再以古尺比之知增減幾許但尺度推尋尙易晉汲冢中得周時玉律卽玉尺也苟易揆校今尺長四分半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亦然

此若符節之合贏縮立辨至畝步量之以弓稍移尺寸積之遂多將從何處田何頃何畝得其步數惟東田壤有定則初無此患故下文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道路遠近非如田畝鉤考之詳而於畝數不僅曰當今若干畝必別之以東田意蓋在乎是特著之補疏義焉

農乃登黍解

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注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孔疏云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

小菑卷齋文彙

卷三

三

明仲夏未熟也蔡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案登麥登黍登穀皆以新成言故注於嘗麥云麥之新氣尤盛於孟秋嘗新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皆云始熟何黍獨用其舊者義似未安明人顧氏大韶謂黍稷稻粱諸穀俱無於五月熟者惟小麥則五月熟黍字或來字之誤攷廣雅釋草大麥麩也小麥麩也是麩麩並稱麥不應孟夏嘗麥專爲大麥之稱而小麥獨稱來且必改經字以就我說也卽王懷祖廣雅疏證云孟夏之月農乃登麥當是大麥今以目驗之亦不盡然我鄉大麥之熟雖早於小麥而四月之末小麥皆登場故插秧率

不過芒種惟吳地農功較晚稻收遲幾一月小麥則須五月熟耳余謂嘗黍不如用蔡邕蟬鳴黍之說爲妥邕漢人號稱博學尙在鄭前宜可據我家少章公曲洧舊聞云稌西北人呼爲麩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呼爲麥爭場蔡氏所稱卽麥爭場之類此其證也或謂稌非黍然說文稌麩也麩字从黍正黍類程氏瑤田九穀考曰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麩對文異散文通稱黍也自唐蘇恭因稌與稷聲相近遂誤以稌爲稷則王氏疏證辨之詳矣

中庸先公解

小萬卷齋文集

卷三

三

中庸上祀先公朱子章句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蓋本鄭注或以周禮注先公不及后稷爲疑案鄭君同一注禮而周禮司服與禮記中庸旣不同又同一箋詩而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至諸蓋天作詩注先公謂諸蓋至不窋亦不同司服賈疏云后稷雖是公不諡爲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尙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中庸云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旣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是四時常祭故注先公中有后稷天作詩是

禘之祭禮在后稷廟中不嫌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所據也分疏至爲明析余謂后稷旣爲始祖廟則與三昭三穆竝重祭皆服衾冕故司服職統言之曰先王不窋以下祭皆服鷩冕故必別言之曰先公也然賈疏言尊之亦謂先王者并不獨后稷其引武成爲東晉僞書固不足據而國語祭公謀父稱昔我先王世后稷天聖明道本如此后稷本官名據呂梁碑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又數世乃至不窋不以不窋爲后稷之子不窋始失官竄於戎狄則台璽以下數世尙居其職而總之曰先王太子晉亦有十五王十六王之語是又

小菑卷齋文藁

卷三

書

兼不窋以下在內蓋子孫稱謂宜從其尊至於制禮則不能不有等殺耳若卷阿詩似先公會矣箋以爲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正義云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然則先王亦有時稱先公爾雅釋詁公君也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惟天保于公先王箋以公爲先公頗似不辭不若毛訓公爲事義較長而旣醉冕鷩皆云公尸傳曰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曰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據此天子之卿亦可稱公是又各隨事言之而不可泥一辭以解者矣近稟軒孔氏則

謂公尸卽指先公之尸言以承上二篇生民頌后稷行
葦頌公劉也此亦足備一說

越國鄙遠解

左氏僖三十年傳越國以鄙遠杜注設得鄭以爲秦邊
邑解鄙字殊爲迂曲案鄙當作圖說文鄙从邑曷聲段
茂堂曰古鄙夫字作曷取目云俗儒曷夫翫其所習可
證今則鄙行而曷廢矣是鄙字古作曷說文圖从口从
曷而韓敕後碑改畫聖象如古曷一切經音義八引詔
定古文官書圖曷二形同是圖亦作曷也顧氏日知錄
引嘉定縣志云圖卽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冊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三

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今俗省作曷謝少連作欵志乃
曰曷音鄙左傳都鄙有章趙宦光亦曰都鄙本作曷俗
誤讀圖二者雖系後人語然可見二字因形同輒多紊
亂此處當是傳寫圖字作曷遂訛爲鄙而杜注但順文
解之若作越國以圖遠則義自順與禮記緇衣毋以內
圖外一例左傳中如鄧之三甥言其及圖之乎圖之此
爲時矣范山言於楚子曰北方可圖皆是也吳志陸遜
傳遜謂權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義正與左傳同至宣
十四年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無假道於宋華元曰鄙
我也此卽昭十六年傳富子諫子產謂大國夫猶鄙我

之義杜注於前後兩鄙我字一云以我比其邊鄙一云鄙賤也乃各不相謀考呂氏春秋恃君覽亦載楚宋事則曰是以宋爲野鄙也郤合於杜前說又與子產吾且爲鄙邑語無別似鄙我之鄙宜爲虛邊鄙野鄙鄙邑之鄙宜爲實但彼處卽如呂覽意竟作是野鄙我也猶曰是以野鄙視我也實字虛用亦可通而此處文法絕異不得援彼以例此固以作圖遠者爲長耳

一鼓鐵解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服氏云鼓量名也引曲禮獻米者操量鼓爲證杜注乃謂令

小萬卷齋文彙

卷三

美

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孔疏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是附杜意以爲鼓動之鼓則一鼓二字成何文理且豈能一鼓而足耶況傳明云賦晉國一鼓鐵蓋計鐵多少之數若如杜意以各出功力爲賦則賦字宜在晉國下矣疏又云禮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卽豆區之屬非大器也惟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案鼓之爲量本有大小之不同廣雅釋器斛謂之鼓而管子地數篇民自有百鼓之粟注云鼓十二斛也小爾雅廣衡石四謂之鼓家語正論篇亦載趙簡子賦一鼓鐵注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

之鼓數與小爾雅合禮記釋文引何氏隱義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謂之鼓不妨獻米之鼓用其小者何不可操之有此處一鼓以四石計之得四百八十斤若以十二石計之則得一千四百四十斤矣豈猶不足以成鼎疏又云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不應用量米之器量之不知重輕之數卽爲大小多寡之數原可互用據漢書律麻志以龠合升斗斛爲量銖兩斤鈞石爲權而小爾雅鼓屬於衡與家語注隱義之說皆係由石而積之爲鼓正以重輕計鐵之言鼓亦猶粟米本用量而言祿米者每稱若干石耳服義自不可易杜注

非也

小萬卷齋文藁目錄

卷四

十五入大學解

章甫卽爵弁解

少艾解

枯亡解

二祧非文武廟證

毛傳鄭箋破字不破字辨

桃夭鄭箋非誤辨

歸寧辨

小萬卷齋文藁

卷四

目錄

秬秠辨

植弓司徒敬子辨

四郊小學辨

薪采辨

筮攻辨

伐奄非武王時辨

滄浪非地名辨

小萬卷齋文藁卷四

涇 朱珪 蘭坡

十五入大學解

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集注云古者十五而入大學
近仁和方庶常觀旭據尙書大傳竝無十五入大學之
文謂朱子望經爲注蓋未深考案古之學制國學有小
大鄉學亦有小大王朝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大學在
王宮之東見大戴記注諸侯之國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見王制此皆國學也鄉學則傳略說所云入小學見

小節踐小義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者上明言耨鋤已

小萬卷齋文藁 卷四

一

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斷非王朝侯國之
學其爲鄉學無疑也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謂
鄉學塾者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門閭之塾庠序乃由
塾而升者見孔疏然則塾爲鄉之小學庠序卽當爲鄉之

大學董氏豐垣以小大學皆爲塾不應同一塾而分小
大二學且庠序之爲鄉學又何以稱焉恐未然也至入
學之期經典所傳各異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
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
焉履大節焉盧辯注束髮謂成童觀內則成童舞象鄭
注謂十五已上則就大學當爲年十五也故白虎通亦

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而尙書大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與此不同盧氏解之以大戴所記爲太子之禮大傳所稱爲世子入學之期其所引大傳則作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並未及王子年十五作十三已有參差竊意今大傳本非伏生原書乃後人由他家引述綴輯而成此處當從盧注所引蓋公卿以下之子八歲方童幼未可入虎門之學必先教於家至年十五始入小學也董氏之說亦本注若鄉學之入則書傳略說所云年十五一本作十三始入

小學十八始入大學者是餘子入大學較嫡子轉先二

小萬卷齋文集

卷四

二

歲盧注云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盧注於上作十三此

故云然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王制孔疏又云餘子十

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二說委曲遷

就可知其有所隔闕矣二說似誤以此小學大學即王朝侯國之小學大學其實

入鄉學之期見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

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旣

入是月餘子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即略說之小節小義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

聖禮樂即略說之大節大義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此段全本之書

傳略說班氏所傳當得其實也大抵人生八歲即可入

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及士庶無甚別惟所入之學殊耳內則十年出就外傳曲禮亦曰人生十年曰幼學雖小有差互而八歲十歲不相遠若至十五業已成童始入小學不太遲乎由是以推天子諸侯之子之入學宜以大戴禮白虎通爲準公卿以下之餘子與鄉人同入學宜以漢志爲準集註蓋本諸此不得以爲未考也近人好孤據一說以駁先儒往往而是

章甫卽爵弁解

端章甫鄭注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疏云其衣正幅染之元色故曰元端王制周人元衣而養老注

小萬卷齋文集

卷四

三

謂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云元衣則此元端也以素爲裳卽是朝服若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天子諸侯朱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爲朝服也此於端之義已明惟冠爲章甫頗覺參差案郊特牲委貌章甫半追三代取名異耳實一物也況周人修而兼用則可委貌卽可章甫儒行雖言孔子居宋冠章甫之冠然章甫袞衣魯人歌之是在魯亦冠章甫鄭君於周禮司服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而於此云朝服冠章甫二者皆直指不作分別可知其相通也鄭又注郊特牲云或

謂委貌爲元冠此特兼采異說明是不從其義故委貌非元冠也實弁也戴東原引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古者冠無笄而冕弁有笄觀委之有笄其爲弁制明矣且退朝尙未易服則其爲大夫之朝服亦明矣若士之朝服以元冠異於大夫之用弁戴氏又謂少牢饋食大夫之祭也主人朝服不言冠其冠委貌則委貌之爲弁亦一證也特性饋食士禮也主人冠端元則士元冠以祭之證也莊周書稱孔子冠枝木之冠陳用之援以證章甫之邸木猶皮弁之邸象是又知章甫之亦爲弁與委貌同也考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

小高卷齋文斐

卷四

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鄭注以弁爲爵弁然周禮有韋弁皮弁冠弁三者而無爵弁陳氏禮書謂韋弁卽爵弁江慎修戴東原皆云近是近金氏鶚指駁甚悉余則曩意爵弁殆卽周官之冠弁頃見京山郝氏亦同此說云古冠制小用緇布元纁後世用爲弁故曰冠弁明與韋皮二弁異猶冕之言弁冕林氏喬蔭亦韙之喜其先得我心但郝氏又以鄭謂爲委貌者非此猶惑於委貌爲元冠之說也今就郝氏語而紬繹之鄭氏謂爵弁服緇衣而冠弁服注亦云其服緇布衣蓋衣必與冠配也

緇衣亦稱元端者疏家通之謂六入爲元七入爲緇大同小異皆是黑色但異

其裳
耳

皇侃論語義疏周家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
裳冠委貌正與鄭合其證一也韋皮二弁皆用皮惟爵
弁以布冠弁亦然若分爲二不應同一弁又同以布而
一列於韋皮前一列於韋皮後其證二也司服職云士
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疏云士之助祭服爵弁
不言爵弁者以爵弁之服惟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
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今以次轉相如不
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爲首似此未免強詞士
旣明有爵弁在皮弁之上何得棄之不言使其制不備
惟以冠弁卽爵弁則自皮弁而下正包爵弁在內無煩

小菴卷齋文集

卷四

五

如疏家之曲說其證三也司服又云凡弔事弁經服鄭
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此當是承上冠弁言之否則司
服一職竝無爵弁安得憑空添出而云如之哉其證四
也林氏謂諸侯常日視朝之服冠爵弁而服緇衣據鄭
風緇衣毛傳以爲聽朝之正服蓋天子以皮弁視朝諸
侯宜降而爲爵弁而爵弁之衣正緇衣也以此知爲諸
侯朝服無疑夫降皮弁一等正爲冠弁則冠弁非爵弁
而何爵弁旣爲朝服而鄭於論語明云諸侯日視朝之
服其注冠弁服亦云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并引詩緇衣
之宜兮爲證可知林說非無所本其證五也士助祭旣

以爵弁而此處明言宗廟之事正是助祭會同則因類而推言之故曰如金氏謂吉禮與賓嘉相近服可通用故冠弁以祭而擯相亦用之是也孔氏廣森疑助祭之弁爲冠弁語正不誤而於注大戴記公冠篇四加元冕云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冠弁與元冕爲四則非以冠弁之卽爲爵弁而何若爵弁非冠弁則士之爵弁又將於何用乎任氏大椿箸弁服釋例考訂極詳乃於此疑於禮未合遂謂子華舉其略蓋任氏猶泥委貌爲元冠無怪其柄鑿試思子華以當時之人說當時之服豈有差異況係習禮樂者何至隨意混舉惟知委貌章

小萬卷齋文彙

卷四

六

甫之原爲冠弁而冠弁卽爵弁則無不可通其證六也漢制猶爲近古而輿服志言委貌與皮弁同制皮弁爵弁皆士之上服故可同制其證七也惟士冠禮三加彌尊先皮弁後爵弁似爵弁尊矣然士本元冠弁獨於公朝用之故加二弁俱爲尊抑凡服自天子冕服而下皆祭爲最重因終以爵弁歟顧郊特牲孔疏以周弁殷冔夏收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旣云第三其爲爵弁可知三王共皮弁素積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又何以倒置也若如五禮

通考所載弁圖首爵弁次韋弁次皮弁次冠弁則天子視朝皮弁服而士助祭之服轉高二等恐無是理姑記

此以俟知者

少艾解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據孫奕示兒編云徧考載籍艾皆謂老也並無美好之說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余謂如此說則與上下文法不類且亦不辭近周氏柄中駁之是也頃又見顧氏大韶炳燭齋隨筆云漢詁讀少爲上聲訓艾爲刈固屬牽強而朱注美好之解尤爲杜撰我不知其所稱漢詁者果出何典若集注云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考楚辭少司命憇長劍兮

小菴卷齋文藁

卷四

七

擁幼艾王逸注艾亦訓老殊非文義觀國策建信君以色幸於趙王而魏牟稱之爲幼艾與楚辭一例知逸注非也此與孟子之少艾皆斷不得以艾爲老稱楚辭國策正可爲艾訓美好之確證故朱子引以證之今又得一證文選東京賦齊騰驤而沛艾薛注沛艾作姿容貌也曰作姿容亦正美好之謂矣況趙注明云少年少也艾美好也趙氏漢人訓詁必有所受朱子固本之古注絕非臆造大韶并趙注未見而敢輕於議前人何其不自量也且其所自立說謂古人呼男色爲艾而引左傳艾猷及國語國君好內適子殆好艾大夫殆爲證下亦

引楚辭國策楚辭國策朱子所已言左傳國語正可添作證耳其以艾屬男色非謂其美好而何自相矛盾莫此爲甚實則艾但訓美好男女豈不可通言乎至孟子疏惟引說文艾老也長也而謂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爲少艾云美好也者不知何據因疑其誤未能引楚辭等以證孟子疏本踈略固無怪其然然則禮記五十曰艾艾之訓老何也蓋古人多反詞艾訓老而可爲美好者卽以亂爲治以徂爲存以故爲今之例也夫何足異之有

楛亡解

小萬卷齋文彙

卷四

八

孟子有楛亡之矣趙注云楛亂之使亡失案楛無亂訓蓋以同音借楛爲汨小爾雅廣言汨亂也華嚴經音義下引書大傳書洪範汨陳其五行孔傳又漢書五行志上集注引應劭莊子徐無鬼釋文引司馬注竝同孫疏乃云楛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爲猶楛之制手也竟以楛爲桎楛殊爲不辭全失趙意宋人釋書不知通假必泥字之本義解之故有此迂論朱子語錄云此心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矣義正不誤集注蓋猶沿疏說耳近王氏伯申謂楛當从手作拮卽攪字說文云攪亂也余謂詩抑篇有覺德行禮記緇衣作有楛

覺梏雙聲固可通但必易从木而从手則梏字說文所無竝非攬之重文似不如作同音假借爲勝更不得以爲梏梏之梏或誤爲牛馬牢之牯也孟子中如時日害喪以害爲曷奚翅食重以翅爲啻關弓而射以關爲轡皆音近通假之字與此正相類矣

二祧非文武廟證

古之廟制天子與諸侯皆立四親廟與始祖廟爲五而天子別有二祧諸侯無之以是爲降殺二祧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曩嘗疑王肅從劉歆之論以爲有九廟固非而後鄭則謂二祧卽文武廟似亦未安近人閩

小萬卷齋文集

卷四

九

林君喬蔭德清許君宗彥竝云文武廟自在明堂非二祧余頗韙其說但尙有未盡者今再爲證之案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此修除黜聖雖互言然廟與祧實有別祭法於五廟皆月祭之二祧則享嘗乃止是其別可知鄭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守祧賈疏亦云諸侯旣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其遷主總藏於太祖廟則謂太祖廟爲祧正本鄭義祭法孔疏亦引昭元年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云彼祧遠祖

廟也是大夫亦然矣但孔疏又據襄九年傳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而引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曾祖在四親內何獨以爲祧服說似非或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耳且祭法所云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謂四親廟也曰祖考廟謂始祖廟也近王伯申以此祖考廟非始祖廟愚未敢以爲然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夫祧旣爲遠廟自屬高祖之父祖近孫淵如以遠廟爲祧指先王先公之毀廟而言猶云遠廟入祧未免強辭不知周禮敘官守祧職鄭注亦云遠廟曰祧正與祭法文合不得以爲遠廟入祧也況鄭注旣以二祧爲文武廟何忽背之而凡指

小萬卷齋文彙

卷四

十

先王先公之毀廟耶孫君又疑七廟爲常制三昭三穆旣宜並言無緣高祖之父祖別謂之二祧且先言始祖而後及之也余謂祭法明廟祧之別王制三昭三穆則兼廟祧而言之其實一也孫君本云天子五廟合文武廟爲七則文武別稱二祧何以不三昭三穆並言乎況旣云三昭三穆自當有高祖之父祖否則文武八九世以後仍祇二昭二穆矣荀子所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其謂之何至先言始祖而後及之者則孔疏云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墀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因同皆月祭故此先言之固不得以之相難也又鄭注云祧之言超也

超上去意也正合謂高祖之父祖以次遞遷凡遷主皆

藏焉方是祧之義

鄭注遷主所藏曰祧

若文武既稱不祧之廟而

又爲二祧豈不名與實乖乎惟知文武不毀之廟自在明堂則都無隔閡何以明之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鄭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疏云明堂是文王之廟也於時未有明堂而云明堂者文王廟如明堂之制故也然記明言祀乎明堂則是既有明堂仍如此祀可知故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考疏云謂宗祀文王也實在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經廣明周法故下云五者天下之大教明不獨論武王是指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王

小菴卷齋文葉

卷四

十一

也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亦在周公制禮以後事特就周公言嚴父配天故單舉文王其後武王旣爲宗則亦宗祀可知守祧疏曰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有德宗有功其廟不毀也據此鄭以文武二廟爲卽祭法之祖宗而祭法所言鄭彼注明以爲是明堂配天之祭則是鄭意亦以文武不毀之廟在明堂矣此尤爲確證但守祧注又以二祧屬文武遂致淆紊若二祧旣爲文武不毀之廟而明堂又立文武廟是文武各有二廟也其不然明矣此乃後鄭

千慮之一失正不必爲之諱而委曲以從之也又案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據蔡邕明堂月令論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是文王之廟在明堂矣記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明堂陰陽錄云明堂之制中有太室象紫宮太室卽世室也此可徵文武不毀之廟稱世室實在明堂而魯之廟制擬之耳孔疏乃謂魯公有文德故云文世室武公有武德故云武世室顯與鄭違非是近人有論明堂云五世則祧者宗廟之法雖文武亦祧也

小菴卷齋文彙

卷四

十一

百世不毀者明堂之法故文王之廟文世室也武王之廟武世室也語甚明晰由斯以觀二祧在五廟之外故別之曰祧在三昭三穆之中故亦可稱廟當屬高祖之父祖而非文武宗廟之制初無所爲九廟者審矣余昔者蓋懷此論而未決故因林許二君說而證以余所考者如是非敢剽襲而附和也

毛傳鄭箋破字不破字辨

學者每以詩毛傳無破字之例而鄭箋多改字爲疑余考之其說殆不盡然傳中有此字借彼字而卽以正字釋借字者如兔豈公侯干城干扞也干本不訓扞是謂

干當爲扞也汝墳怒如輶飢朝今作調輶朝也輶亦不訓朝

是謂朝當爲朝也日月逝不古處逝逮也逝與逮異義

是謂逝當爲逮也下如匏葉人涉印否印我也谷風以

我御窮御禦也干旄素絲祝之祝織也淇奧綠竹如簣

簣積也芄蘭能不我甲甲狎也緇衣還予授子之粲兮

粲餐也大叔于田火烈具舉烈列具俱也揚之水人實

廷女廷誑也東方未明折柳樊圃樊藩也盧令其人美

且偲偲才也山有樞弗洒弗埽洒灑也有杖之杜嚙肯

來遊墜逮也終南有紀有堂紀基也宛邱子之湯兮湯

蕩也七月之八月斷壺壺瓠也東山勿士行枚士事枚

小萑卷齋文藁 卷四 七

微也破斧四國是皇皇匡也四國是吡吡化也斯干干

澗也似續妣祖似嗣也江漢篇同小宛天命不又又復也巷

伯猗于畝邱猗加也北山鮮我方將將壯也桑扈之屏

之翰翰幹也板篇同鴛鴦摧之秣之摧挫也挫當爲莖文王陳

錫哉周哉載也緜聿來胥宇胥相也相讀去聲械櫜左右趣

之趣趨也假樂君子假嘉也蕩顛沛之揭沛拔也拔與跋同

閔予小子繼序思不忘序緒也闕宮無貳無虞虞娛也

烈祖饜假無言饜總也元鳥景員維何員均也凡此類

與干輶逝正同皆說假借而以所借之本字爲釋義卽

不啻某當作某也又有以彼字之義釋此字之義者葛

覃是刈是穫穫煮之也說文穫雨流下雷貌穫借鑊也
害澹害否今作曷非害何也曷訓何害借曷也卷耳云何吁

矣吁憂也吁借吁說文吁喜也采蘋于以湘之湘烹也
湘乃水名湘借蕭說文蕭煑也甘棠召伯所茇茇草舍
也說文茇乃草根茇借戾戾舍也擊鼓吁嗟洵兮洵遠
也洵借負義也谷風既詒我肄肄勞也前汝墳傳肄餘
也斬而復生曰肄肄訓勞借勩義也伊余來壑壑息也
說文壑仰涂也壑訓息借咽義也新臺有泚泚鮮明貌
泚借玼義也說文引同載馳言采其蟲蟲貝母也蟲本
蟲之異名蟲借苗也淇奧有匪君子匪文章貌匪借斐

小萬卷齋文集

卷四

十四

義也大學正同會弁如星會者所以會髮說文髓骨撻
之可會髮者傳以經之會字借爲髓也考槃碩人之蕩
蕩寬大貌蕩本草名訓寬大者借窠也碩人之軸軸進
也軸本車軸疏謂傳軸爲迪爾雅釋詁迪進也與箋云
軸病也疏謂宜讀爲逐釋詁逐病也義不同而破字則
同碩人庶士有揭揭武壯貌說文揭去也揭當借侂說
文侂侂勇壯也故韓詩作桀氓無與士耽耽樂也說文
耽耳大垂也借妣訓樂亦說文義也采芩荷亦無然荷
誠也苟當借果雙聲假借也素冠棘人欒欒兮欒欒瘠
貌蓋欒借欒說文欒臞也臞正瘠義也七月之八月剝

褻剝擊也蓋剝借支支正擊義也常棣飲酒之飮飮私
也不脫屢升堂謂之飮飮借醞與韓詩同故說文醞私
宴飲也正毛訓私之義也天保俾爾單厚單信也或曰
單厚也單借直義也如月之恆恆弦也恆借緼義也蓼
蕭孔燕豈弟豈樂也豈借愷義也肇革沖沖革轡首也
革借勒義也彤弓一朝右之右勸也右借侑義也六月
帛棧央央鮮明貌央借英義也采芑方叔涖止涖
臨也涖借隸說文義也鶴鳴可以爲錯錯石也錯借厝
說文厝厲石也白駒在彼空谷空大也空借穹與韓詩
同爾雅釋詁穹大也斯干如鳥斯革革翼也革借鞠義

小萬卷齋文彙

卷四

五

也君子攸芋芋大也芋借訃說文義也節南山節高峻
兒節借戢義也四牡項領項大也項借洪義也小宛題
彼脊令題視也題借睨義也宜岸宜獄岸訟也岸借狂
義也小弁尙或瑾之瑾路冢也瑾借殫義說文引詩同
也巧言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麋借涓義也何人斯
俾我祇也祇病也祇借底義也四月百卉具腓腓病也
腓借痲義也楚茨我孔熯矣熯敬也熯借懃說文義也
甫田如茨如梁茨積也茨本以草蓋屋茨借積積禾也
大田以我覃耜覃利也覃借剡義也都人士綢直如髮
綢密借稠義也隰桑其葉有幽幽黑色借黝義也白

華視我邁邁邁邁不說也卽韓詩說文之怵怵也縣揀之阒阒揀揀也揀借輦輦輦輦土器卽輦裡也皇矣串夷載路串習也串借慣義也無然歆羨歆羨訓貪羨歆借貪義也靈臺於論鼓鐘論思也論借侖義也文王有聲築城伊減減成溝也說文減本訓疾流血成間溝也是減借洫義也生民禾役稷稷役列也說文引詩作禾穎役借穎列又借稷稷黍稷亦禾莖也公劉何以舟之舟帶也舟不得訓帶借爲矧說文矧匝徧也芮鞠之卽芮水厓也芮借汭義也洄酌洄遠也洄借迴義也板民之方殿屎殿屎呻吟也借唵唵與說文同天之牖民牖道

小高齋齋文彙

卷四

六

也牖借誘義也蕩侯作侯祝作祝詛也正義釋毛維爲是詛維爲是祝是作借詛也桑柔亦孔之僂僂嘔也僂借兇說文飲食气並不得息曰兇雲漢如惓如焚惓惓之也說文惓惓也惓借炎與韓詩同也江漢淮夷來鋪鋪病也鋪借痛義也常武徐方釋騷騷動也騷借慄義也瞻印時維婦寺寺近也寺借侍義也舍爾介狄狄遠也狄借逃義也召旻潰潰回適潰潰亂也潰借憤義也載芟綿綿其庶庶耘也庶借穠義也有駮鼓咽咽咽鼓節也咽借嚶義也烈祖旣戒旣平戒至也戒借屆亦借艘爾雅釋詁艘至也說文艘讀若莘以上見段茂堂

大令毛詩故訓傳凡百十餘條用備舉之以見毛傳非
不破字余間有刪補約數不減於鄭箋其從本訓者固
多然借義已累積如許雖不似鄭讀某爲某而其實一
也且陸氏釋文載韓詩與毛異者韓多正字毛多借字
義則往往相合豈非毛之易其字以釋其義耶而毛不
云當爲某字何也蓋傳本簡質西漢以前人習訓詁但
釋義而已知東漢後此學漸疏故諸儒特爲著明儀禮
周禮有古今文之別大抵古文多借今文多正杜子春
鄭司農每云故書作某今當作某固不始於後鄭也案
鄭箋例亦不一有毛旣易字而鄭卽如其意爲說者如
小萬卷齋文藁

卷四

七

小弁譬彼壞木傳云壞癩也謂傷病也明已易壞爲癩
故爾雅釋木癩木符婁某氏引詩作譬彼癩木而鄭祇
云猶內傷病之木不謂壞當爲癩也此類甚多不獨采
蘋之湘載馳之蟲萬不能作本字解也有鄭改字而不
甚異於毛者如氓之隰則有泮傳云泮陂也泮本不訓
陂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泮陂雙聲字泮畔疊韻字正
義謂鄭實以申毛也有鄭改字與毛異訓而仍可通者
如菀柳上帝甚蹈傳云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釋爲心
中悼病然檜風傳亦曰悼動也則知蹈悼音義同段以
爲鄭仍申毛非易毛也此與鼓鐘憂心且妯傳云妯動

也箋云妯之言悼也正同有相傳之本異者如終風顛言則嚏傳云嚏跲也箋云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段謂經之寔本不从口故傳訓跲嚏不得訓跲明矣然安知非毛如他處借字之例以嚏爲寔之假借而鄭從本訓若謂旣云讀爲卽宜寔讀爲嚏不得上下俱作嚏則鄭禮注中引他經以例或證其音或證其義而上下祇一字者蓋不一處說文亦多固不容以此相難否則但云寔當讀爲嚏不必引內則語鄭於他改字匙似此也况狼跋載寔其尾鄭何嘗不從毛訓跲耶有鄭已異義而不易其字者如

芟蘭容兮遂兮傳云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正義舉大東鞞鞞佩璲爲證則當遂易爲璲而鄭仍用遂字也有鄭已異義復異字而未嘗易者如無衣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汙垢正義謂上章言袍下章言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釋說文正作釋云袴也然鄭不云澤當爲釋也有毛不定爲易字鄭申之而始知者如氓之信誓且旦傳但云信誓且旦然說文引作悤悤悤猶怛怛也箋云我其以信相誓且旦耳言其懇惻款誠正與說文合知非旦明之義不必云且當爲悤也有不易毛字而似易者如伐

檀不素飧兮傳云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謂傳意以飧爲飧饗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箋用公羊傳趙盾食魚飧事則是飯之別名方與不素餐相配故但云讀如也有鄭已易毛字而不自謂易者如車攻東有甫草傳云甫大也箋云甫草者芻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云甫毛如字鄭音補謂鄭藪而鄭不云甫當爲圃以甫圃本通用故圃田亦稱甫田也有毛鄭俱易字而各異者如采薇小人所腓說文腓脛臄也斷非本義傳云腓辟也王肅述毛以爲避患之義是破腓爲避箋云腓當作芘言戎役之所芘倚芘卽庇字

小菑卷齋文彙

卷四

九

是又破腓爲庇避庇音同而字與義俱別也有毛鄭俱不易字因異義而其字遂各異者如敬之佛時仔肩傳云佛大也是借佛爲廢爾雅義也箋云佛輔也是又借佛爲彌似不易而實易也有毛易字而鄭轉不易者如泉水不瑕有害傳云瑕遠也是以瑕假借爲遐箋云瑕過也行無過差則瑕玷字之本義也有毛鄭俱未易字但異其義而後人改之者如十月之交悠悠我里釋文里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瘳後人改也是毛借里爲瘳爾雅義也鄭乃如字訓之蓋毛易而鄭不易也今本於傳亦云里居也則箋不應複釋其改又在釋文之

後矣有毛借義而鄭易字與之同者如召旻不云自頻傳云頻厓也是以頻爲瀕之省借箋云頻當作濱濱與瀕一也有毛不借字而鄭易之實卽其字者如那置我鞀鼓傳以爲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書金縢植璧秉珪注云植古置字是植卽置也有鄭易兩處同一字而毛各異者如斯干無相猶矣鼓鐘其德不猶箋俱云猶當作瘡瘡病也觀角弓交相爲瘡相瘡卽相猶經正作瘡是其證也而傳於斯干云猶道也是借猶爲由於鼓鐘則曰猶苦也苦亦病也卽鄭義也有毛不借字實借義鄭始易其字者如都人士垂帶而厲傳云厲帶之垂

者說文厲旱石也斷非本訓帶之垂者言帶之餘也段以傳意謂厲卽烈之假借烈餘也箋云厲字當作裂蓋裂餘也烈又裂之轉借也有毛無文鄭亦不直易其字者如北風其虛其邪傳不釋邪箋云邪讀如徐曰讀如不曰讀爲然爾雅釋詩正作徐是邪當爲徐也有鄭易毛而其字可通者如大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云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捕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正義謂周人私人卽東人西人則無緣忽及舟楫之人似箋較勝然周舟本通用

字說文裘皮衣也求古文裘是求卽裘字非有異也有鄭疑當易字而稍異其辭者如甘棠勿翦勿拜拜不得用本義箋乃云拜之言拔不直云拜當爲拔也有鄭但舉其誤不爲改字者如靜女說懌女美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說文無懌字懌祇作釋君子偕老其之展也傳云禮有展衣箋云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則此二處俱非改其字也惟殷武采入其阻傳云采深是以采爲采采之篆體作突古深淺字如此傳以深釋采蓋以今字釋古字也而箋則云采冒也似誤改采爲采但說文采周行也下引詩衆入其阻五經文字亦云說文作衆隸省

小萬卷齋文集

卷四

三

作采見詩然則鄭本作采又省作采不得謂鄭之誤改也若七月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饔饔酒食也蓋本爾雅釋訓李巡注曰得酒食則喜歡也是與喜之本字亦相通孫毓嘗以爲非謂耕農妻子相饁大夫何爲辱身就食不知田畯專司田事不過如漢嗇夫之類與農相習且古者官與民親民愛其吏而爲之設食正見風俗之樸淳則孫說正義已駁之矣其餘雖千慮一失或所不免然去古未遠皆有據依非同臆造大抵古書多用假借字倘盡以本義解之必扞格而難通故鄭不得不破字近人率尊毛而抑鄭而不知毛之借義卽鄭之破

字因特爲詳辨焉

桃夭鄭箋非誤辨

魏默深舍人謂詩標梅桃夭皆言婚姻以時而鄭異毛鄭以仲春桃有華爲昏期之候然二章有蕢其實三章其葉蓁蓁則盛夏矣尙得爲仲春時哉蓋所謂昏姻以時者二十而嫁之時非仲春之時也鄭箋好以禮說詩故與毛異義余案桃夭首章毛傳云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則鄭君竝無以桃有華爲昏期之語所云以年盛時行者正謂二十而嫁之時卽下文宜

小菴卷齋文彙

卷四

三

其室家傳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鄭蓋申毛因踰時之時恐混於時月特加年字以明之其俱字乃承上男女言之非分年與時言之也孔疏不察轉謂上言年盛時非時月之時此乃據時月殊失鄭意至次章傳云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三章傳云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鄭無箋則與毛同可知何得因二章三章爲盛夏非仲春時而強以嗤鄭鄭豈曾言有蕢其實其葉蓁蓁之時亦爲昏期哉鄭之以昏期屬仲春者於邶風釋士如歸妻道冰未泮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

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於鄭風釋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云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媒氏注云仲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賈疏備引詩易夏小正之文以證其說可謂詳確詩易之義猶推測而得夏小正古書也明云二月冠子娶婦之時也近孔檢討廣森謂禮霜降而婦功成嫁娶之事始焉故自十月初昏至二月其盛也過是則晚矣此說得之然則鄭言仲春蓋舉其盡期猶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王肅以爲言其極法

見媒氏疏

非謂男自二十至二十九必不可娶女自十五至

小萬卷齋文集

卷四

三

十九必不可嫁也惟賈疏專主鄭義而云用仲春爲正禮爲密并云無仲春爲期盡之言則未免拘泥轉貽議者以隙耳賈疏前引王肅論專據孫卿及韓詩傳以難鄭肅旣知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爲極法乃不以仲春之昏爲盡期且於諸書之章章著明者諱不一及何也至其引氓詩秋以爲期此淫奔之詩賈疏已駁之矣又案標梅首章箋云梅實尙餘七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釋迨其吉兮云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鄭君兩著二十字明是以梅喻年非喻月與桃夭以華喻色盛爲二十而嫁之時正相類

孔疏乃云以梅實喻時之盛衰不以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卽仲春之月是也鄭本以梅之春盛而夏衰喻女子二十以前爲盛過此則漸衰語甚易曉疏直抹去二十字泥定春夏則春至夏爲時不多何至女子卽有盛衰之別耶疏又云四月五月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爲晚此尤與鄭義違若如所說直是以梅落之多少定時月何又謂箋知不以梅記時乎自相矛盾殊不可解觀三章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此正釋

小高齋文集

卷四

十四

毛傳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之意若謂五月猶可嫁又不以禮會何必待至明年可見鄭之以仲春爲盡期也又東門之楊箋云楊葉牂牁三月時也興者喻時晚也是三月鄭卽謂其晚何況四月五月且箋於綢繆首章三星在天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云五月之中六月之末彼固云不得其時也疏乃謂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爲違禮是衰世違禮卽刺之而盛世轉可行乎又豈衰世反不可以蕃育

人民乎凡此皆鄭所無而疏亂之孔氏之謬也魏君又謂鄭箋非別有所本不知箋實本魯詩見白虎通嫁娶

篇

歸寧辨

詩葛覃歸寧父母毛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其釋上文言告言歸云婦人謂嫁曰歸兩歸字不嫌異解惠視溪詩說以爲古無歸寧之事據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以國策左師觸讐言媼之送燕后祝曰必勿使返爲證云歸寧者所謂無父母詒懼者也案引斯干詩語不始於硯溪前張氏綱已引之

朱見

小菴卷齋文集

卷四

五

鶴齡詩經通義

但云觀后妃之歸寧然後知其得免於詒懼則

與歸寧意原不相背又潛夫論斷訟篇云不枉行以遺惡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潔而寧父母也義正同此然亦非謂父母家之必不可歸也考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明有歸寧之文未必定穀梁是而左氏非也趙氏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蓋本之毛傳何氏休公羊傳注稱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返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竊謂何趙二說合之始備若父母既歿則雖有大故亦不得返載馳

之詩是也然載馳雖係託言亦必本有是事而今非其時故思歸而不得歸許穆夫人固守禮者不應以顯然非禮之舉見之詠歌也卽觸讐所言祝勿使返茲祝其無有大故耳若本不得返則亦何容祝乎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此指士庶通行之禮非謂諸侯何注旣云諸侯夫人尊重則王后愈可知恐王后直不得歸寗故左傳亦但言諸侯不及天子而孔疏則并兼天子諸侯言之矣惠氏又見泉水螭蝀竹竿之詩俱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因謂女子適人不得復歸省亦殊非確證夫女子旣適

小萬卷齋文彙

卷四

美

人矣不得時至父母之室謂之非遠父母兄弟不可也豈必絕不復歸哉考焦氏易林萃之第四十五云涕泣長訣我心不悅遠送衛野歸寗无咎此正用衛風蓋爲大夫士以下女子遠嫁而預計其歸寗者言非若諸侯之夫人必父母在有故始得歸故與觸讐之祝異也朱子葛覃集傳以言告師氏卽爲告將歸寗原非的義而惠氏又翩然反之於歸寗父母之歸亦屬嫁說頗爲不辭惟毛傳得之或者又謂毛傳父母在以下九字乃箋之誤竄入傳者愚不敢以爲必然觀易林中說詩如邶之柏舟云仁不逢時退隱窮居桑中云失信不會憂

思約帶氓云棄禮急情卒罹悔憂義皆與毛合其餘類是者尙多此條意亦同毛明云歸寗是毛竝無不歸寗之說可知然則葛覃之傳父母在有時歸寗定係毛公所著舊文甚明何忽思改易以就已說遂臆斷爲非毛傳而強移之於箋況卽屬箋語而鄭本以釋毛之義亦不得訾其不是也若說文女部晏字云安也引詩以晏父母今詩無之當卽歸寗父母之異文段氏謂方嫁不應遽圖歸寗則歸字作以字爲善言可用以安父母之心據段意雖本硯溪未嘗言後之不得歸寗尙無隔闕且許君所引或出三家詩而毛實作歸未可抹殺縱云小萬卷齋文彙

卷四

毛

此處作以安父母解固可通要何得因之竟謂女子必無歸寗之事耶

魏默深曰葛覃后妃之本毛傳引王后織元統夫人爲紘緼命婦成祭服復引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復引父母在則有時歸寗以證其爲后妃之婦道而非女道繙衣引服之無斃鄭注謂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不厭則

韓詩亦與毛同自衛宏續序誤泥毛傳婦人謂嫁曰

歸一語

毛訓言告言歸之歸爲嫁而訓末句爲歸寗是以上句爲追溯之辭末句爲見在之事如

以嫁歸爲本訓豈有復發不求其異訓之由遂并全歸寗之傳自不相顧者耶

詩爲后妃在父母家之事且改歸寧之訓爲嫁而安其父母之心而蔡邕沿之遂有葛覃懼其失時標梅求其庶士之語則非但於傳不合於經不辭且與昏義女子恥去之義殊而后妃之志荒矣且上篇鐘鼓琴瑟明爲旣歸之後豈次篇反爲未嫁之詞標梅求我庶士尙屬父母之詞豈后妃不若南國之女陳氏啟源謂標梅若爲女子自言則有顏厚之失而於是篇又力主嫁安父母之說可謂不顧其安矣此條意與余正合故附著之

秬秠辨

小萬卷齋文藁

卷四

庚

生民詩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毛傳云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蓋本爾雅之文惟彼糜作麩音同通用耳疏引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此義已明乃復引春官鬯人注作秬如黑黍一秠二米又引鄭志答張逸以秠卽皮其稃亦皮近郝蘭皋謂詩言秬秠糜芑四穀爾雅復別秬秠二名孔引鄭志以秠稃俱爲米皮非詩與爾雅之義此語是也案今周禮注本作一稔二米而疏

改秬爲秠此孔氏之謬且其所引鄭志恐亦誤據鄭果謂秠卽秬則秠非穀名矣而箋釋下文恆之秬秠是穫是畝云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何又以秬秠糜芑爲四穀也說文禾部秠字云一稔二米从禾丕聲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其鬯部鬯字或从禾作秬云黑黍也一稔二米以釀許意蓋以黑黍中有一稔二米者則以釀卽禾部之秠也若許專以一稔二米屬秬則秠字下不應有一稔二米之訓可見說文與爾雅毛傳本無差異也段氏顧欲於秠下增稔也二字又移一稔二米

小萬卷齋文彙

卷四

完

於惟秬惟秠下而增黑黍二字於一稔上絕無依據并云生民經文以惟秠足句見黑黍之稔有異不比下文惟麩惟芑截然二物試思秠旣爲秬之稔而乃與秬糜芑三者竝列爲四豈有此文法乎段氏好改原文多有似此者當以爾雅爲正

又韻會云百穀之中一稔二米惟麥爲然說文解秠字一稔二米而解來字云一來二縫是秠正此來麩爾案來麩固天降后稷之嘉種也正可釀酒廣韻引卑蒼來麩字作秠秠秠音相近義亦通存以備考

檀弓司徒敬子辨

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山井鼎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近阮氏校勘記謂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文無此則疏豈空言蓋以考文本爲是余案鄭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若旅上無使字則不辭似有使字者較勝至敬子二字如本有之則鄭宜釋似鄭本原無此二字卽疏中引皇氏說以爲國之司徒熊氏說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義雖異而並未及敬子其申辨敬子者獨疏語耳考文本所載經文多有依法依疏以增其字者不盡足据而疏中何以言敬子且何以家臣

小萬卷齋文彙

卷四

三

而稱諡皆不可曉疑孔疏本之劉炫炫善作僞或臆造此而古本足利本遂據以增之究當以鄭本爲準又案下文有兩司徒敬子一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一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鄭惟於衛司徒敬子注云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而子張所言無注或卽指上文衛司徒敬子而言未可知何以此處魯又適有司徒敬子而爲家臣疏說恐未然豈涉下文而誤與且如鄭所注司徒以官爲氏不必定居司徒之職也此敬子字旣鄭注所無固未敢遽信矣

四郊小學辨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孫氏志祖讀書勝錄云據北史
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卽東西南北
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阮氏校勘記謂孫說是也上
大學在郊正義云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具
也卽此文而言作四郊不作西郊此文之僅存者文
王世子凡語于郊正義旣說西爲西方成就又云或徧
在四郊亦兩存其義段氏經韻樓集亦有文極辨四郊
爲是引通典云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鄭注祭
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也下引崔靈恩說同又祭義疏
引皇氏云四郊虞庠爲以四郊皆有虞庠數說竝足爲

小莧卷齋文彙

卷四

三

四郊之確證余謂不獨此也卽觀本注上庠右學大學
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
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
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此亦必是周立小學于四郊
鄭如果作西郊則當云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與
上文法一例何須別言周之所立此又一證也惟鄭君
謂四郊皆有虞庠則足以而祭義設四學爲四郊之小
學頗覺參差段氏引大戴禮保傅篇云太子少長知妃
色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下引學禮曰帝入東
學入南學入西學入北學入太學云云以爲帝所入之

四學卽四郊之小學然漢書及賈誼新書載保傅篇之
文作則入于學無小字下小者作學者蓋今本大戴記
誤也易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
夜入北學若在四郊天子安得旦暮而入之哉太子八
歲入小學當是周禮門闈之學不應遠至四郊十五入
大學亦必近王宮卽帝所入之學故祭義孔疏云設四
學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乃鄉
射記鄭注所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中者也國中之學
兼四代而四郊之小學專用有虞一代之制故獨稱虞
庠耳學禮所稱之大學則辟雍也詩曰鑄京辟雍自西
小萬卷齋文集 卷四 三

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而四學環之也四學非
四郊之小學明甚至祭義又云祀先賢於西學西學者
殷學瞽宗也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
于瞽宗故祀先賢於此與學禮帝入西學上賢貴德之
事正合而鄭注亦云周小學也蓋猶是四學爲四郊小
學之說或者據以爲周立小學專在西郊之證則又非
矣

薪采辨

春秋哀十四年公羊傳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
則微者也大雅毛傳亦云芻蕘薪采者案薪采卽采薪

與作樵采義同古人多倒字句耳采或作菜管子五輔篇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又輕重甲篇令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薪菜卽薪采列子說符篇擔纏薪菜與淮南道應訓作采薪一也王氏懷祖讀書雜志據淮南以改列子似可不必采菜音同本通用月令仲春習舞釋菜周禮大胥則言春入學舍采合舞鄭注采讀爲菜其引月令亦卽作采禮記大學注有采地者也釋文采本作菜又孟子音義下引丁音菜謂采地菜之言采也是采菜通用之證余友陳碩甫校管子云薪菜與采薪不同字當作薪菜

小萬卷齋文藁

卷四

三

疊互相訓釋詁多此例采薪卽薪是自解上句薪字非薪柴之薪乃薪采之薪小雅薪是穫薪箋曰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可以證采薪之單稱薪矣此說是也薪與析音相近大東之薪是穫薪卽車牽之析其柞薪也械樸篇薪之標之毛傳訓標爲積又云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是薪與標相對標之者謂積之也薪之者析之也亦卽謂采之也由斯以觀則公羊薪采之義明而管子之語薪菜卽薪采不因以愈明與

筮攻辨

孟子環而攻之而不勝曹月川語錄謂周禮春官箬人

小書卷齋文集

卷四

語

九曰箬環鄭注云筮可致師不也孔疏環與環人字同環人掌致師知此經筮環亦是主致師以下之事也筮而攻之正與下文必有得天時語意融貫案周禮有兩環人夏官環人職掌致師注引左傳邲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爲證卽所謂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也戰初交鋒故須筮吉凶與攻城必待日久者異曹氏以此爲攻先於致師二字失其解矣且筮環爲九筮之一但云筮而攻之則將何屬必曰筮環而攻之方可通今單一環字則序官注云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此若作卻而攻之可乎曹氏特因近似牽合

傳成新義耳實非也惟秋官序官環人注云環猶圍也此集注所本趙氏注亦言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蓋謂圍攻日久則旺相孤虛必有相值故下文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須待申說若如曹氏云筮而攻之則天時之義已明孟子下二語直同贅設矣考晉書段灼傳引孟子此文作圍圍而攻之有不尅者圍卽環也知從來竝無別解

伐奄非武王時辨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毛西河云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伐奄與誅紂是一時事卽此所云

小萬卷齋文彙

卷四

三

三年討其君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奄與淮夷三監助武庚叛周公東征而誅四國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一是周公從成王居洛之後奄與淮夷又叛於是伯禽征淮夷作費誓公從成王又伐奄滅之多方曰王來自奄是也案後二條本尙書孔傳毛氏偏信僞孔固無足論其云誅紂伐奄在一時則絕無依據愚謂此處統論周公之事不盡屬武王時特重在相武王故以之領綱其餘乃連而及之實則以周公爲主也故後文祇言周公兼夷狄驅猛獸當讀相武王誅紂爲一句伐奄下屬爲句若誅紂伐奄竝言則三年討其

君豈可總承上文耶下數句如滅國者五十據逸周書世俘解武王伐越戲方伐靡集于陳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伐艾皆俘之而作雒解又言周公所征熊盈十有七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俘解亦有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鼈麋等若干語而呂覽仲春紀又言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舞以嘉其德此本四書考異則其不定屬武王時可知下又引書丕顯丕承語以見周公成文武之德也且武王克商二年卽有疾周公方禱祈請命安得有三年討其君之事不若顧亭林謂此卽周公東征

小莧卷齋文彙

卷四

五

滄浪非地名辨

滄浪之水閩百詩以爲滄浪地名非水名宋葉氏夢得先有此說案禹貢鄭注滄浪之水謂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卽漢河之別流也引漁父歌爲證不以爲地名史記集解引馬融說同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水經夏水注引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亦皆不云地名卽夏水至江夏雲杜縣入沔江夏因水得名非夏水因地得名水經注

引應劭十三州記曰夏之爲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是也其疑滄浪爲地名者殆以庾仲雍漢水記云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之故然水中之洲原非本地正爲漢水至此名滄浪水故洲亦名滄浪洲耳禹貢雖指引周氏云滄浪者漢水之色非以洲得名其說近是又考鄭注論禹貢書法云其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如滄浪是地名則亦當言至矣若云爲某者更無不是水名之例導弱水已下經文可證也此云又東爲滄浪之水與東流爲漢無別非水名而何蘇州郡學東有滄浪亭宋蘇小菑卷齋文藁

卷四

三

子美所建因前有積水義取濯纓竝無不合郡志乃載葉氏語云作亭名滄浪似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失之余謂文選陸士衡塘上行垂影滄浪泉李善注引孟子滄浪之水清云滄浪水色也今趙注所無盧抱經以爲劉熙注語熙亦漢人則滄浪之爲水色由來久矣此如列子言滄滄涼涼爲天之色滄涼與滄浪通也易說卦震爲蒼簣竹亦謂竹色之青狀竹故从竹作簣與狀水故从水作浪義正無別蒼者青色也書之滄浪史記夏本紀滄作蒼是滄浪正謂水色非但渺瀰之狀葉說本誤而閻氏從之殆不然葉氏又云滄浪猶

言蟠冢桐柏也不言水直言蟠冢桐柏可乎此更誤擬
如其說則漢水何以不稱爲蟠冢之水準水何以不稱
爲桐柏之水耶

小萬卷齋文藁

卷四

三

小萬卷齋文藁卷四終



